



## 从冷宫走向市场的“雅艺术”——彭德访谈 “Elegant Art”, Walk from Limbo to Market-Interview with Peng De

◎采访人：付晓东 Interviewer: Fu Xiaodong

付晓东：《当代美术家》杂志做艺术与市场的专题，请您先来谈一下对这个问题的基本判断和看法。

彭德：人们估计我会对当代艺术市场持强烈的批评态度，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哪个朝代没有艺术市场？比如说唐代，当时衡量一个艺术家的艺术价值和影响度，往往把艺术市场作为一个判断的依据。我们谈论他们的卖价，用很开放的心态来对待，比如吴道子、阎立本、展子虔。他们有一个简单的公共标准——卖价，也是艺术作品历史化的一个标志。这是中国的传统。

付晓东：宋代的李唐曾经写诗说“早知不入俗人眼，多买胭脂作牡丹”，表现了他的艺术创作和市场需求的错位，他在诗里来抱怨这个问题。

彭德：李唐是河南人，他的作品属于北方画风，在杭州没有卖相。他写这首诗，有一点酸葡萄的味道，表明他对艺术市场很在意。当代艺术承担着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也同时代生活紧密联系，甚至会同铜臭联系在一起，只要不伤害别人和自己，什么艺术都有价值。艺术有各种不同的价值标准，其中有一条就是金钱标准。艺术市场中有一部分是贿赂经济的产物，形成了很不规范的市场，好像泡沫一样。

横向比较一下，西方的市民关注毕加索的艺术，首先是关注画价——画家成败的指标。画价引起人们对艺术界所推崇的艺术家们的注意，起到了传播和放大的作用。艺术家和普通人对艺术的关注就是听专家的意见，一旦形成舆论，画价自然上涨。东西方绘画的价格差距，以前很大，现在开始拉近，比如吴冠中的画价格上升得很快。中国有没

有毕加索式的人物？海外四大金刚的价位远远低于毕加索，升值的空间还是很大。中国艺术市场会波浪式地前进，有时候会有低谷，总的趋势会越来越高。

付晓东：艺术市场特别红火，艺术市场造就了很多新秀，一夜就卖出很高的价位，艺术市场会给艺术家带来什么影响呢？

彭德：艺术市场对艺术家的诱惑是一把双刃剑，像水和舟的关系，“载舟之水可覆舟”。艺术家在艺术市场中会不会翻船，完全取决于个人把握。如果艺术家陷入市场，跟着市场走，肯定是平庸的艺术家。当年很多前卫艺术家，像王广义、方力钧，发自肺腑地画自己想画的画，或许考虑过西方博物馆的需要，不过一开始，他们对艺术市场是非常朦胧的，也许压根没想。像罗中立在6平米的县文化馆住宅里画画，充其量希望获得画画的机会，现在成了油画界价位最高的艺术家之一。当年，画画作为一种趣味、爱好，作为社会变革的武器，我想很难有人想到要和市场挂钩。

现在很多艺术家把精力盯在艺术市场，互相攀比价位，很不好，绝对伤害他们的艺术。当一个艺术家有很好的卖价，保持批判眼光和风格，把金钱作为艺术铺垫的手段，而不是拿去赌博、挥霍，他才是明智的艺术家。在金钱面前，很多艺术家都会销声匿迹，会被历史淘汰。前卫艺术大浪淘沙，已经淘汰一批人，市场会淘汰第二批人。市场的淘汰方法有两种，一是他完全没有市场，丧失再创作的基本条件，销声匿迹地改行；二是有钱之后，热衷于买房、买车、高消费、豪赌，从此腐化了。两者都是艺术家堕落的表现。我相信有些很清醒的人物会

再上几个台阶，真正成为时代的代言人。

付晓东：你对利用赚来的钱进行再生产、再投入的做法比较支持？

彭德：这样说有点像办工厂的感觉。现在画家普遍不读书，不注意画外的事情，肯定成不了大器。盖更大的画室，买更好的材料，这些还远远不够。很多艺术家停留在自我复制的层面上。一是已经成功了，复制可以无止无休地卖高价，二是即使他想有所改变，但却没有改变的潜力。艺术成就不能仅仅靠小聪明加勤奋，应该有更多的背景和条件。

付晓东：很多成功艺术家经过了10年没有市场的磨练和淘洗，而现在有不少本科毕业生作品就可以卖到几千美金，这会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吗？

彭德：有金钱的时代就有跟金钱相关的艺术，成功使他们变得更加自信，金钱会放大个性。美术界的大款和愤青的心态不会一样，大款消费生活的时候，忘掉了痛苦，与当代最高品位的生活同步，他们如果去画苦涩便是做秀。20年前每个人画得都很扭曲。一个扭曲的艺术家和一个心态正常的画家，固然都是有价值的，不过中国的艺术趣味和社会风尚正在改变。人们关注苦难，批判社会黑暗面，这如果被改变，就会有相应的艺术出现。也许会变得优雅，也许会变得平庸。

付晓东：关于艺术家的生存状态，有的艺术家没出道前特别穷，画的东西很焦虑、痛苦和纠缠，一旦开始卖钱了，获得市场的承认，画面开始平和愉快。以后在订件不断增加和重复下，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平庸，这种精神化的稀释是不是也是市场带来的问题？

彭德：这不是市场原因，是个人素质的原因。如果他像爆发户满足于物质上的享受，肯定成不了大器。市场会有正负两个作用，市场对艺术家人人平等，不平等就是在于艺术家能不能把市场作为有利于自己发展的因素，关键在于个人对市场的把握。

付晓东：非功利的艺术家会获得最后的成功，短视或以功利为目的的艺术家一旦获得功利性的满足，就会丧失前进的动力和创造性。有人把这个时代的艺术定义为市场影响下的艺术，那么批评家在这个市场化的背景下应该起到一种什么作用？

彭德：我非常同意你的判断。批评家应该鼓励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保持警惕，保持距离，冷眼旁观。艺术市场的启动，对批评家肯定有好处，肯定会有赞助批评的基金会出现。现在批评界是自生自灭的状态，批评家的生存状态跟艺术家不同步。现在有不少批评家，有的当了头，有的当了经纪人，有的办了画廊或艺术公司，批评的锋芒会受到牵制。进入球场踢球，就不能当裁判。市场使艺术的海洋变得更深更宽了，礁石变少了，但风浪更大，有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和困扰。

付晓东：这个风浪是什么呢？

彭德：评论家堕落起来，比艺术家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他们穿透了整个历史，看到的黑暗面更多，同样会犯艺术家会犯的错误，比如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现在中国拍卖行业假画泛滥，就同鉴评家有关。比如有的批评家为了获得润笔费，到处乱写文章。吃了别人的就口软，不敢自由地展开想法。中国人喜欢听好话，武汉有一个画水彩的业余

画家，数年前请我写过一篇画评，属于义务劳动。谁知这个老兄擅自删节我的文章，把第一段有关业余画家的介绍删去，反复发表，造成我是在评论一个高手的感觉。不明底细的人，不是认为我的眼光很差，就是认定我得了他的好处。我要是拿了润笔费，就不能借这个话题公开表示不满而只能吃闷亏。

付晓东：批评家不无例外的也会进入市场机制，如果要作到个人操守，做到绝对客观，不参与利益集团的分配，还是需要高度的知识分子性和自觉性吧。

彭德：有很多特别尖锐的知识分子，也很有钱，比如鲁迅、李敖。批评和生活状态可以分离，批评体现眼界和良心，是知识分子存在的基本依据，但并不排除他们向往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生活能使批评家身心健康，有助于他们以一种更公正、更平和的心态，去观察、去揭露这个世界，也包括自我批判。

付晓东：你现在所关注的比较有前途的艺术的趋向是什么样的？

彭德：新型的前卫艺术。20年前我们向往的现代艺术，比如说抽象的、具象的、表现的、意象的、非驴非马的、乱搞的，而今什么都有了。除了个别好事者，没有任何人干预你。真正的前卫艺术应当远离时尚，包括已经变成传统的旧式前卫艺术。旧式前卫艺术是同现代

- 1、立马图 设色纸本 徐悲鸿
- 2、守护神 设色纸本 齐白石
- 3、黄灯笼影古重阳 设色纸本 潘天寿
- 4、新疆舞蹈人物 设色纸本 黄胄
- 5、西山初霁 设色纸本 黄宾虹
- 6、仿黄鹤山樵松峰书舍图 设色纸本 张大千





化联系在一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将不难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前景非常脆弱。就像艺术市场，感觉是一个泡沫，随时有崩盘的危险。21世纪的前卫艺术应该成为无序、疯狂、飞速的现代化进程的刹车。我现在非常期待跟现实保持距离的艺术，逃离现代化文明，但又不是逃离到宗教境界里去。远离现代文化又关照现代文明，可以产生一种反思的、不张扬的艺术。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两个代价，一是生态的恶化，二是世态的恶化，它比生态恶化更可怕。新型的前卫艺术有义务让人们平静下来。

**付晓东：**你曾经写过《走出冷宫的雅艺术》，是不是就是指的这种有智慧，有修炼，有提升的境界？

**彭德：**“雅艺术”当时只强调了优雅的形态，更应该强调的是优雅的内涵，它是一种久违了的艺术。20世纪的暴力艺术也有智慧，智慧是艺术的一个基本要求。应该有一种长远的眼光，对人类社会有高瞻远瞩的把握，使人平静，同现实保持距离，不直接干预现实。我所向往的21世纪的艺术不是对现实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而是用一种平和的方式，反思我们的现实能否持久。中国13亿人口都过上欧美生活的时候，世界肯定会崩溃，因为需要5个地球才能满足这种要求。艺术涉及到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中国人以前是主张安贫乐道的，比如孔子的学生一天就喝一碗稀饭，但是心里很充实。现在走向另一个极端。传统的极端是可怜，现在的极端是可怕。

**付晓东：**如果艺术是对社会的一种解救，提升大众的境界，在目前，只有学院派或者学者型艺术家会产生这种生命状态？

**彭德：**学院派艺术家解决的是技法和传承的问题，我从来不好看现行的学院派艺术而是看好学者型的艺术。学者型艺术是思考型的，像黄宾虹是业余画家，参透了艺术史，他的画里有败笔，但境界很高。也许永远也找不到我所期待的艺术家。期待就像是理想，我们朝它努力，却总是看不到结果，也许会出现接近它的人物及其作品。“人人心中之所有，人人笔下之无。”如同点亮一盏灯，揭示出众人的期待。

**付晓东：**艺术有点像炼丹术，它吸收很多日常的，大量的，琐碎的体验，把信息积累在内心，通过一种精神能量的提炼和转化，像炼丹术一样转化成艺术品。在疯狂的社会状态下，人们被欲望折磨支配，这种信息会转化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样的年代有可能产生具有召唤力量的伟大精神和伟大艺术吗？

**彭德：**可能不会是由年轻人做出来的。因为他们的阅历、心灵的痛苦和对社会的认识有限。学者型艺术非常值得关注，有学养和阅历，有一定的心灵历程，见了很多不平和肮脏的东西，憧憬理想的生活状态，让艺术起到提示的作用。艺术对社会的反作用非常弱小，很难形成直接的批判。社会的进步不会靠艺术家完成，但艺术家不能丢掉这个使命。现在很多青年艺术家就像投枪和匕首，直指社会的弊端。还有一种作法是远离黑暗，同现实保持距离。

**付晓东：**如何体现艺术品的价值，而不是价格，他们的关系经常错位。价值有可能是批评家所赋予、定位的，批评家有没有可能指引艺术品的价格符合价值？

**彭德：**应该朝这方面努力。每个时代最有价值的作品，肯定是打

动时代的艺术品。它能够反映时代的总体文化水平，是时代的标志，能穿透整个时代的心灵。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形，比如月份牌年画很俗气，但打动了当年众多的北京、上海、南京人。月份牌中的美人像在6、70年代的时候，仍旧是大学梦中的情人，从形而下的角度，满足了他们的视觉快感。它是浅薄时代的代表。

**付晓东：**现在有没有代表性的苗头？

**彭德：**我一直想策划一个展览，一个有别于过去而又与时尚拉开距离作品展。这种形态的艺术，可能朦胧地存在于很多艺术家的脑海里，需要批评家去发现。有些艺术家会被时尚裹挟着往前走，比如跟着市场、西方、传统和别人走，他们心目中美好的、与众不同的东西被抑制了，批评家有义务提醒他们。

**付晓东：**“雅艺术”是从品评的角度看艺术品，社会的反映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艺术品，这之间会不会有一种矛盾？

**彭德：**我当时提雅艺术，是针对极端的、暴力的艺术，很担心暴力艺术葬送当代艺术，成为整个当代艺术被攻击的口实，使更值得关心的当代艺术中的其它形态成为受害者。我终身的使命是推崇有别于传统，有别于西方，有别于他人的，带有独立色彩的，开放的，有远见的艺术。

**付晓东：**我觉得当代艺术正在向你所期待的方向上走，很少再用恶心、肉麻、震吓、使用极端刺激性语言的当代艺术，在渐渐地走向良性的，形式上优雅的，更有思考的当代艺术。

**彭德：**现在整个世界的趣味在转变。以前梵高的价格最高，梵高代表不正常时代的艺术，不过人类不能总关注精神病患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区也是关注不正常的状态，始终没有面对正常人的心理。毕加索卖到1亿的是一件优雅的作品，这反映整个世界潮流在转变，对暴力、变态的艺术开始反叛和调整，世界需要优雅、平静、健康的艺术。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是转折的标志。从此，那些比较雅致的艺术会上坡路，暴力艺术只能原地踏步。

**付晓东：**应该如何来培育良性的市场呢？

**彭德：**理论上很好讲，操作上非常难。中国的艺术从来就缺乏规范，培育良性发展的艺术市场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从操作上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个外行。



乐园 玻璃钢着色 李 山

## 用画廊来制约拍卖行 Condition Auction Agent with Art Galleries

◎王南溟 Wang Nanming

在这二十年里，拍卖行是带动艺术市场的一个行业，但也是一个容易成为炒作艺术品的行业，说它是炒作是因为拍卖行不但不真假艺术作品负责，而且把越来越多在世艺术家（或者是伪艺术家）的作品纳入拍卖行中拍卖，它给社会的一个错觉是，一个艺术家的成就是靠拍卖行的拍卖价来证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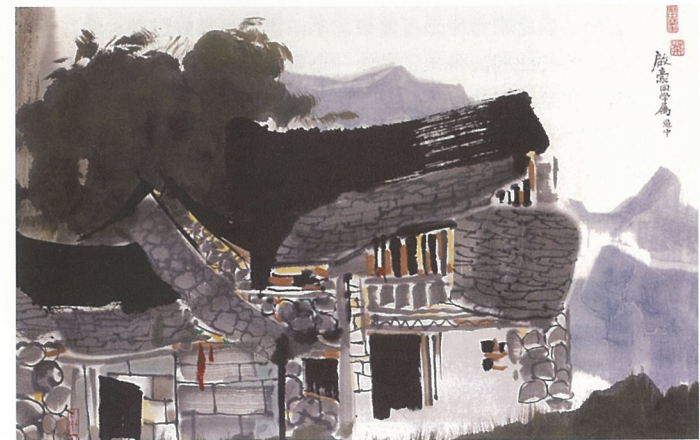
由于我们健全的画廊制度建立不起来，尽管也有画廊在经营艺术品，但都不能从本土市场的规范和稳定的层面建立起它的亲和力。现在能给公众了解的艺术市场主要是拍卖行提供的拍卖成交价，所以艺术市场的规则变得如此的简单化，只要拍卖行拍出了什么价就能证明这个艺术家（或者伪艺术家）的作品市场价是多少。由于拍卖行拍卖价的不稳定，加上在拍卖行作假拍而抬高某一画家作品的价格，已经让投机者争着效仿，比如一件作品，找竞拍者去“托”，等拍出一个高价成交后，这幅作品的作者将所得款私下再退给拍品获得者。还有画廊将它代理的画家作品拿到拍卖行，然后自己将它竞拍下来，又以拍卖的高价作为画廊的售出价。等等手段，只要脑筋急转弯一下，就能在社会上通行。

超前卫艺术评论家奥利瓦曾经针对人们问他如何看待拍卖行的艺术品价格时说过，他不关心拍卖行，因为拍卖行的价格会很真实，真正的艺术品价格应该在画廊。对拍卖行有这种认识的并不只奥利瓦一个人，从全面的角度来讨论艺术市场的话都应该是这样回答的。而从拍卖行的国际惯例来说，艺术拍品大都是艺术史中的艺术家作品而不是活着的艺术家的作品，活着的艺术家的作品一般都在画廊出售，而且还有行内规则是画廊主拥有艺术品交易中的优先购买权，并且在美国，这个优先购买权已经得到了法律上的支持。尽管画廊主的这种优先购买权会影响艺术品在艺术市场上的流通，但是这种画廊主的优先购买权的规定会稳定艺术品市场，它既不会让艺术品在拍卖行中低价拍卖或者流拍，也不让艺术品拍出离谱的价格，同时也限制了艺术家的作品直接与画廊外的艺术品交易商之间的流通。是画廊制度保证了一个稳定的艺术品市场，也最终保护了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利益。所以在艺术市场中画廊与拍卖行都以出售艺术品为业，但是由于它们之间工作的性质和运作的方式不同，如果再加上法律的有关规定，就会使它们在同一个艺术市场中有着各自的权限。

我们现在看到了拍卖行的火爆，以至于拍卖行远超过合格画廊的数量，结果是，在艺术市场中，没有画廊对拍卖行的制约，也没有画廊代理的稳定价格，在一个没有用画廊代理和市场的价格作参照系的拍卖行拍卖，这种拍卖的炒作价就是扰乱了正常的艺术品市场，到最后受害的还是艺术家。所以必须要通过制度与法律对艺术市场加以规范。艺术制度为什么需要有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分，为什么展览要从画廊或艺术中心再到美术馆这个程序，就是因为艺术家的成长是不能少于这种制度的监督的，否则的话对艺术家成就的认定就没有一种公信力。拍卖行这个艺术品市场不能作为原创市场，而只能作为画廊市场的一个后续，其原因在于，艺术市场要有学术的基础，而画廊代理的艺术家作品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独立于画廊的学术机制对它的判断。只有引入学术机制才能摆正拍卖行在艺术市场中的角色，即拍卖行的拍卖业务必须要受到画廊的制

约，我们说艺术家的作品在画廊出售，但不能说这个艺术家的价位都是由艺术市场来决定的。因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的标准不在画廊而是在美术馆，所以我们说一个艺术家被某个画廊做成功了，也就是说这个画廊所代理的艺术家通过画廊的展览和推荐，而得到了策划人、评论家的重视进入了美术馆展览，因为美术馆是非营利领域，所以这个艺术家的作品还是要回到画廊出售。也就是说，一个艺术家在某个画廊能卖得好，表面上是画廊的工作，而其实都不是由画廊说了算的。成熟的画廊意味的是这个画廊能发现艺术家的潜能，在它代理的时候这个艺术家能够进入美术馆并得到学术上的认同，正是由于这种程序的规定，然后画廊对艺术家作品的定位也会有它的相对稳定性，艺术家作品的市场价格总是摆脱不了学术领域对它的制约。肯定某个艺术家的成就都需要画廊之外的机构和学术领域参与。

所以对一个艺术家来说，真正稳定的艺术市场的建立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画廊系统，只有有了画廊系统而且真正做到了与非营利艺术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才能说艺术有了制度意义上的市场，而不是像现在那样，画廊做不出相对稳定的价格参考，而拍卖行都在叫天价拍卖，好像市场很兴旺，其实既不符合市场规律，还要在有些方面作假。



江南村景 水墨 吴冠中



荷塘飞雁 设色纸本 林凤眠